

周正龙出狱：现在我什么话都敢说

仍坚持认为所拍虎照是真的；媒体采访只让问三个问题；在监狱没烟抽时最难熬



■ 人物简介

周正龙，陕西省镇坪县农民。
2007年10月，他所拍的华南虎照片被陕西省林业厅公开，其照片真实性受到各方关注和质疑。
2008年6月底，陕西省政府宣布周正龙拍摄虎照造假，13位官员受到处分；11月17日，周正龙因诈骗和私藏枪支弹药罪，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，缓刑三年执行。
2010年5月初，周正龙被取消缓刑，入狱服刑。



4月27日，镇坪，周正龙出狱后回到家中。据《成都商报》

4月27日，周正龙刑满出狱。这位曾经引起巨大风波的农民，没有打算停止他的找虎事业。

他说：“有一天真找到老虎，你们咋个面对我周正龙？”

近两年的监狱生活没有改变周正龙的倔强和反复，似乎完全抹掉了之前在法庭上认错记忆，他准备申诉，重新“要一个说法”。

4月27日当晚，周正龙出狱回到家中，媒体记者闻讯而至，他又一次进入争议的旋涡。

这个农村里的聪明人，有着特殊的斗争策略和强烈地掌控媒体的意识。

猎人的策略

“我是个自由人。”周正龙重重地把烟盒拍在桌子上，“现在我什么话都敢说”。

出狱当晚，面对家里的众多媒体，他说，“我知道你们想抢这个新闻，我给你们这个机会”。

但是，机会并不是那么容易给的。

第一天，他要求每家媒体和他预约时间。每家“只说一条新闻”，要有提纲，稿子必须他过目，“我以前就吃了媒体的亏”。

第二天，他又改变了主意。因为有人偷拍他，没有偷拍的媒体也不给机会，“谁让你们没有帮忙制止？”

周正龙有着猎人的敏感和多疑。

所有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都不能冲着他，即使放在墙角也必须掉头冲着墙面。谁坐在他面前有翻包的动作，他都会停止抽烟，盯着对方的手，看是否有录音的迹象。

他的耳朵很敏锐。有记者隔着七八米远拍他扫地，轻按了一下快门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。他直起身子说，“删了”。

最终，他的策略从每家一条新闻，变成了所有媒体只能问三个问题。

通过三个问题，他表达了自己冤枉，会继续申诉；监狱对他很好，值得表扬；他是一个农民，他很缺钱三个意思。

三个问题问完，下午记者再采访，他斜了一眼，吃饭吃饱要懂得放碗，他说，三个问题够你们写的了。

他对提问有要求。比如，记者不能说“华南虎事件”。一说这句话，他会立刻变脸。“你的问题咋那么没有水平呢？”对此前的虎照事件，他要求记者说，作为一个农民，他是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国家找老虎。

遇到他不想回答的问题，他会反问，要求记者回答。或者用一句“你有啥资格采访我”堵回去。再不然，他坐在那里，像突然

回忆起来，“当初第一次见面为什么不出示证件？”

他和亲戚聊天时说，他要一点一点地放出风去，看政府的反应。

对媒体，他也会说，“下次我再说，你们要跟踪报道。”

提到某个人对他的不公平，他半藏半露。“有些话，我给他点面子，看他最后给不给我回答”。他们要是不来，“我手里有一百多个记者的名片”。

他经常“告诫”媒体记者，“你照我说的写，我保证你点击率高。”

农民周正龙

周正龙说话起头常常是一句“我是一个农民”。

从监狱回家，正是农忙时节。

他迅速进入角色。家里的苞谷和黄豆都要种点，房子还有一小半没修。当晚到家，他说自己一夜没睡，“收拾了一晚上房子”。

他不在家的时候，水龙头坏了没人修。他把坏了的水龙头拆开，上了机油重新装。

回家的第三天，周正龙就买了两头小猪。妻子罗大翠说“养个猪显得家里热闹”。

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。

村里人说，周正龙不仅勤快，而且是个能人。家里什么活都能干，蒸馒头，做菜，别人家安防防盗门要花四百块钱，他一研究就能自己安。

家里的三层楼房，在村里显得特别洋气，二楼是落地窗，落地玻璃门，他自己设计的。

如果没有这件事，他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

在村里，周正龙的脾气暴躁出了名，有个绰号叫“棒老二”，是“一点就着”的性子。村里人说他“脾气大，但人还不坏”。

村民王本安说，周正龙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。

他的脾气很多时都发在妻子罗大翠身上。出狱这几天，干活时他常吼罗大翠。

在地里干活时，周正龙说起国内一件大事，“哼”了一声，“真是开玩笑”。罗大翠难得地接了句话，“开国际玩笑”。大概是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，自己大笑起来。接着，周正龙又瞪了她一眼，吼了一句“你懂什么！”

在邻居面前，他显得更加真实。

村里人跟他打招呼。他会问对方家里老人的情况，

听到有人去世，叹口气，“我晓得，给我托梦了”。他和一个亲戚聊天，说了一晚上的墓地。“人死要埋到一个好地方”。由墓地说到自己给父母养老送终。

他说，他这一辈子不容易。

周正龙的母亲很早改嫁，他小时没有人管。后来，到文彩村，做了上门女婿。和记者聊天时，他也难得说起了自己的生活。“人啊，要经过多少坎坷。”

他说：“这几年，我什么苦都尝过了。”

周老虎

如果没有拍虎这个事，打猎对他来说并不算苦。

他是镇坪县有名的猎人。头脑反应快，胆子大。和他一起打猎的王甫学说，周正龙最厉害的是下套子。

下套子时，周正龙很早就出门，他有外号叫“夜猫子”。周正龙和“挺虎派”学者刘里远说过，要趁着露水还没有下去，身上沾上了露水的味道，野兽才不容易发觉。

王甫学说，打猎的周围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，周正龙头脑一转，总是最快判断出来，迅速解决。这是其他猎人愿意和周正龙在一起的原因。

在华南虎照片出来前，他和周正龙一起上山找老虎。周正龙常和他的一句话就是，“无论怎么样，把这个事情弄成功，全县的人都跟着咱们沾光”。

说这句话时，周正龙很兴奋，“咱俩就成了镇坪县的名人了”。

后来，王甫学放弃了。再后来，周正龙出名了。遇到王甫学，周正龙总替他可惜，“你不退出来就是咱俩一起出名了”。

王甫学更看重实在的生活。在他眼里，在山上跑多了，周正龙有点野性。“把他惹毛了，把天能捅一个窟窿出来”。周正龙不是一个知道害怕的人。

采访过周正龙的记者说，周正龙心理素质之强，让人觉得可怕。

现在，他继续坚持他的照片是真的，只不过“有些人在这个照片上操作有问题”。他说，照片不是他洗的。问起以前他承认过，他鼻子里哼一声，不说话。

他要申诉。他委托刘里远为他写申诉状，再一次进入这个漫长的旋涡之中。

周正龙知道翻案的可能性在哪里。他说，“等镇坪真找到了老虎，你们整个国家咋面对我呢？”

他一阵兴奋，“平利县又打死老虎了你们知不知道？”他说手里还有其他的老虎存在的证据，“但现在不能说”。

记者问他还会不会上山找虎。他总反问，“你说我受那么大的冤枉，我还找不找？”他说自己为华南虎付出了那么多。

提到街上的一个宾馆，他立刻激动起来，“他们靠我赚了那么多钱，我付出那么多，我得到什么了？”

刘里远继续支持他找。他称赞刘里远，“这是个好人，配得起当个教授”。另外一个让他念念不忘的是朱巨龙。“一个难得的好官，自己考的公务员说真话丢了”。他说这是他一辈子佩服的人。

在刘里远和周正龙商量的计划里，周正龙还上山，他年龄越来越大，可以雇王甫学帮忙一起找。这个计划不知道从何开始。王甫学早就开始养蜂了，“我可没时间陪他们”。

未竟的风波

近两年的监狱生活还是让周正龙心有余悸。

周正龙提起自己服刑的监狱，一直在说好话。他特别提起，在监狱里最难熬的是没有烟抽。没烟时间一长，监区干部会主动给他。

再问监狱里的具体情况，他会说，现在这个话我不给你回答。

只有问起在监狱里为什么不申诉，他把身子前倾，“监狱里你没有去过，你知道监狱是多么惨烈的地方”。

他被关在一个重刑犯监狱。这是他不满的地方。在周正龙的计划中，他要将所有他认为不合法的程序质疑一遍。

比如，他在缓刑期间被带走，他认为是村支书开了假证明。开假证明的原因是他带领村民为他们的房子讨公道。

再比如，他说曾经被严刑拷打过。再去细问，如何拷打，他改口说是被诱供。还有把他带走后，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通知家属。

他的话语里常常会出现“人权、隐私、程序”这样的字眼。这些问题，他都要慢慢地解决。“一个一个，全要过来给我解释清楚”。

当然，最紧要的还是老虎这件事。

他说，有一天找到了老虎，“你说，那些专家教授，他们可咋个办？”

不过，周正龙也有迟疑的时候。4月29日，经数个小时沟通，他终于答应了一家卫视的摄像要求。

坐到摄像机前的最后一刻，他突然侧着身子，眼光变软，“你们说，他们不会又把我也抓进去吧？”